

论道符在古代中医史中的起源与发展

张宇, 贾春华*

(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, 100029)

摘要 道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与中医学息息相关, 随着时代的发展, 符法由最初在社会上盛行乃至一家独大, 到与中医学并行相存, 再到逐渐式微, 淡出了大众视野。以朝代为依据, 将道符在古代中医史中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, 先简述当时社会及官方对符法的态度, 再引用同时期具有道教背景的医家论述, 探索道符在我国古代医学史上的发展盛衰。

关键词 道符; 道医; 中医史

道符其实包括了符与篆两个部分, 如《云笈七签·卷七·符字》言“符者, 通取云物星辰之势; 书者, 别析音句全量之旨; 图者, 画取灵变之状。然符中有书, 参似图象, 书中有图, 形声并用”^[1]。《云笈七签·卷四十五·明正一箓第三》言“箓者, 戒录情性, 止塞愆非, 制断恶根, 发生道业, 从凡入圣, 自始及终, 先从戒箓, 然始登真”^[2]。通俗地来讲, 符, 即道符; 箓, 即道教承认道士入籍的名箓。它们的相同点在于都具有“御使鬼神的强大力量”, 是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, 且均难以辨识其书写内容。不同点在于符是一种图文组合, 而箓只是文字, 其中包括经过变形的秘文^[3]。前者是施法所需的媒介, 后者是向神明借力的身份证明。一般所称运用符箓是专指“符”而言。

“符”字的本义为调动军队的凭证, 《说文解字·卷五·竹部》言“符, 信也。汉制以竹, 长六寸, 分而相合”^[4]。符通常由竹或金属制成, 刻有文字, 分为两半, 一半留在朝廷, 一半交付将领, 朝廷需要调动军队时, 便派人持符而去, 若两半兵符相合, 则为凭证。道教借用现实中符的概念, 模拟了这种用法, 因此, 符的基本功能在于召劾鬼神^[5], 其不论是用于治疗驱邪还是消灾祈福都是基于这一点发挥作用的。

1 道符的起源

据杨宇宁^[6]考据, “符”最初起源于契券, 契券是古代市场交易双方互相取信的凭证。这一概念

扩展到政治上, 便出现了“符节”, 即使节证明自己身份的凭证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 诸侯开始使用兵符来控制军队, 此后, 代表着兵符的“符”与代表着使节凭证的“节”开始混称。至汉代, “符”已代表了凭证的含义, 至此现实世界中“符”的概念基本成型。

春秋战国时期天人感应思想流行^[7], 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曰“称引天地剖判以来, 五德转移, 治各有宜, 而符应若兹”^[8]。“符应”即上天降临的对人事的反应。当天人感应的“符应天命”概念与现世代表着凭证的“符”概念相互融合时, 道教“道符”的概念便形成了, 即代表了上天至高意志的通行证。

现在所发掘出最早的符为桃符, 见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文物中, 《续汉书·礼仪志》曰: “以桃印长六寸, 方三寸, 五色书文如法, 以施门户”。《淮南子·论言》许慎注言“鬼畏桃, 今人以桃梗径寸许, 长七八寸, 中分之, 书祈福禳灾之辞。”这种书写祈福之辞, 发挥辟邪驱鬼作用的桃板, 就是最原始的道符。到了东汉时期, 道教正式形成教团, 其继承了早期的巫符,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道符系统。

2 道符在中医学中的起源与发展

道教符箓多种多样, 有很多细微的分类, 而医用符占相当大的比例。

2.1 东汉时期——医道符的形成之始

东汉时期道教刚刚形成, 其术法主要继承了先前的巫术, 符箓作为巫术系统中的一部分, 也被继

* 通讯作者: jiachunhua125@163.com

承了下来,被道教加以改造吸收,从此称为道符。道符在诞生之始就与医学密切相关,如《太平经复文·序》在叙述《太平经》传世始末时写道:“干吉初得恶疾,殆将不救,诣帛和求医。帛君告曰,吾传汝太平本文,可因易为一百七十卷,编成三百六十章,普传于天下,授有德之君,致太平,不但疾愈,兼而度世”^[8]。

这一时期的道符主要被道教作为传道之用,如《后汉书》记载,张陵“学道鹤鸣山中,造作符书”^[9],其后人张鲁,据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载“鲁据汉中独立,行五斗米道。以符水治病,致米一斗,疾苦立愈,奉者甚众”^[10]。同一时期,太平道领袖张角也藉“符水咒说疗病”吸引了大批信徒^[11]。但此时道符的种类还比较单一,没有针对某一疾病的专符,通常是一符通治百病^[12]。因道符治病驱邪的功效满足了广大民众的迫切需求,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,为后来的发展兴盛乃至被称为道法三大要素之一奠定了基础。

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方书《五十二病方》中便有用符治病的相关记载,如第 38 条“病患而病者:燔北乡(向)并符,而蒸羊尼以下汤敦(淳)符灰,即□□病者,沐浴为蛊者”,即采取了吞符灰的方式治疗蛊病。第 36 条“禹步三,取桃东枝,中别为□□□之倡而笄门户上各一。”(注“□”代表脱简)与 38 条比,李丛^[13]认为,此处的符当为桃符。

2.2 魏晋南北朝时期——医行道符的广泛传播

魏晋南北朝时期,道教主要开始向上层社会传播,并在士大夫群体的支持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。作为道教代表性的法术,道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这一时期,道教医用符逐渐细化并形成系统,其数量及种类大大增加,并开始进行分科治疗。据盖建民^[14]统计,《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》中题为“杜先生受”卷中记载治胸痛符十五道、治下痢符四十五道、治霍乱符四道、治大小便不通符十七道、治淋病符五道、治疟疾符五十五道等。道士在用符治病时,会根据疾病的种类、病情发展阶段及患者的情况等采用不同的符咒和使用方式,这与中医学的治病理念极为接近。

这一时期的知识阶层对符咒等法的态度参差不齐。明确表示反对的,如东晋道士葛洪在《抱朴子·内篇》中明确指出,如果平时不注意安神节欲,病发时再求助于鬼神,则“天地神明,曷能济焉?烹牲罄群,何所补焉?福非足恭所请也,祸

非禳祀所禳也”^[14]。葛洪认为,鬼神虽然存在,但是并没有干涉人间的能力,符咒等道法只是辅助修道者成仙的手段,不能拿来治病^[15]。再如《南史·郭祖深传》记载“臣谓为国之本,与疗病相类,疗病当去巫鬼,寻华扁。为国当黜佞邪,用管晏。”^[16]郭祖深认为,对医学来说,巫鬼之于疾病正如佞邪之于国家,故而应当推行医巫分离。

也有完全依赖于符法的,如《宋书·羊欣传》曰:羊欣“素好黄老,常手自书章,有病不服药,饮符水而已。兼善医术,撰药方十卷”^[17]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“大业中,道士以述进者甚众。其术业优者,行诸符禁,往往神验。”^[18]北魏太武帝也信奉符篆,接受道士寇谦之进谏,欣然受篆。此外,尚有相当一部分医者对道符持中立态度,平时诊病采用传统中医学,在无法解决疾病时也会求助于符法。

2.3 隋唐时期——盛极而衰的开始

到了隋唐时期,道教被奉为国教,道符系统已基本成熟与完善,道符在医学中的发展在此时臻至顶峰。在这一时期,包括道符在内的一系列道教术法在医学中的作用为官方所承认。《大唐六典》记载“隋太医有咒禁博士一人,皇朝因之,又置咒禁师、咒禁工以佐之,教咒禁生也。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祓除邪魅之为厉者。有道禁,出于山居方术之士;有禁咒,出于释氏。”^[19]范家伟^[20]认为,咒禁术的地位是随着其“宗教化”而逐渐提升的,禁咒被认为能治疗针药所不能疗者,补充了中医学的不足,因而得以独立成科。

再看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孙思邈的论述,他在《千金翼方》中专设两卷来记载符咒祝由等术,名为《禁经》。其前言提出,“故有汤药焉,有针灸焉,有禁咒焉,有符印焉,有导引焉,斯之五法,皆救急之术也”^[21]。可见孙思邈对符篆较为重视,将其列为济世五法之一。同时他又说“斯之一法,体是神秘,详其辞采,不近人情,故不可得推而晓也。但按法施行,功效出于意表,不有所辑,将恐零落”^[22]。对待包括道符在内的咒禁之术,孙思邈的态度较为暧昧,他承认符咒有出乎意料的效果,只是不加记录的话这些术法将要散失,所以在此“实录其文,不加润删,仅具有云,庶成一家之书”^[23]。于赓哲^[24]对这一时期的医书进行了统计,《千金方》方论共计 5300 余首,咒禁符印只有 11 首,不到总数的 0.2%;王焘《外台秘要》载医方 6000 余首,咒禁符印疗法只有 25 条,仅占

0.4%。据此他认为,因为当时官方的主流对咒禁态度较为消极,所以才需要专门设立咒禁博士操作此事。而在更古老的时期,官方机构中巫术盛行,是不需要专门设立这一职位的。而范光辉^[2]则认为,孙思邈之前有关符咒的理论与内容繁杂不清,孙思邈根据《上清修行经诀》《太上赤文洞神三篆》等道经删繁就简,取其精华,恰恰说明了当时整体社会环境对符咒之法的推崇,因此,促使他专门整理记录符禁法门。

2.4 宋明以后——医道符的隐没

宋代以后,道符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充,其大概框架已无改变。其中“药符”的出现是本时期的一大特色。“药符”即道符与医药的联合运用,首见于《祝由医学十三科》,据书中序言所述,本书内容最初源于宋代,后经明朝徐景辉完善而成书。在此仅选取书中几种药符服法以进行说明,如“治风寒,用紫苏汤服。治湿气,茵陈汤下。治诸气,香附汤下。治头痛,川芎汤下……”^[2]。可见其以药汤送服道符,所选药物均为对症之要药。

这一时期,主流医家已普遍对符禁之术持怀疑态度,虽然官方尚设有“书禁科”,但其地位已微不足道。一方面,这是医学进步使然;另一方面,于赓哲^[1]认为,这与宋以后儒医兴起,秉承“不语怪力乱神”的思想有关。如朱丹溪在《格致余论》中评价曰“移精变气乃小术耳,可治小病,……然符水,惟膈上热痰,一呷凉水,胃热得之,岂不清快?亦可取安。若内伤而虚,与冬严寒,符水下咽,必冰胃而致害”^[2]。朱丹溪认为,符咒之类只能治疗小病,对已成之病势则毫无帮助。再如清代毛祥麟《对山医话》言“走方祝由之类,虽多以小术惑人,讹取财物,而于方药所不能疗之痼疾,往往以符咒草药取效,即此可见其非全妄也。”^[2]这里医家也仅仅是认为符咒等术不是全都没用而已,并未推崇此类治法。

3 结语

纵观道符在古代中医史上的发展,我们可以发现,其虽然自诞生之日起便被质疑,却作为一种补充治疗的方法不时地显现身影。道符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,是否只起到了心理安慰的作用,这是值得我们进行研究的。

参考文献

[1] 张君房. 云笈七签 [M]. 李永晟,整理. 北京: 中华书局,

2003.

[2] 陆锡兴. 汉字的隐秘世界: 汉字民俗史 [M]. 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03: 263.

[3] 许慎. 说文解字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3: 96.

[4] 刘仲宇. 道符溯源 [J]. 世界宗教研究, 1994(1): 1-11.

[5] 杨宇宁. 道符的由来 [J].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, 2004.

[6] 李远国. 道教符篆与咒语的初步探讨 [J]. 中国道教, 1991(3): 22-27.

[7] 司马迁. 史记 [M]. 顾颉刚,整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9: 1839.

[8] 太平经复文序 [A]. 王卡,点校. // 正统道藏 [C]. 1445.

[9] 许嘉璐. 二十四史全译: 后汉书 [M]. 上海: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2004: 1484.

[10] 许嘉璐. 二十四史全译: 三国志 [M]. 上海: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2004: 126.

[11] 刘九生. 张角符水咒说疗病考 [J]. 新疆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 1987, 15(1): 77-80.

[12] 盖建民. 道教符咒治病术的理性批判 [J]. 世界宗教研究, 1999(4): 69-79.

[13] 李丛. 《五十二病方》禁咒内容研究 [J].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, 2008, 20(2): 30-33.

[14] 王明. 抱朴子内篇校释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5: 171.

[15] 李丛. 古代禁咒治病术的文献研究 [D]. 北京: 北京中医药大学, 2008.

[16] 许嘉璐. 二十四史全译: 南史 [M]. 上海: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2004: 1458.

[17] 许嘉璐. 二十四史全译: 宋书 [M]. 上海: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2004: 126.

[18] 许嘉璐. 二十四史全译: 隋书 [M]. 上海: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, 2004: 126.

[19] 范家伟. 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 [M]. 香港: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 2004: 89.

[20] 胡国臣. 孙思邈医学全书 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5: 926.

[21] 于赓哲. 唐代医疗活动中咒禁术的退缩与保留 [J].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, 2008(2): 61-68.

[22] 范光辉. 孙思邈道教医学研究 [D]. 长沙: 湖南师范大学, 2017.

[23] 祝由十三科 [M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8.

[24] 朱丹溪. 格致余论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
[25] 毛祥麟. 对山医话 [M] // 沈洪瑞. 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(下). 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2.

(收稿日期: 2019-06-10; 修回日期: 2019-07-15)

编辑: 黄 健